

西和文史资料

(此材料供参考)

第四十七期

政协西和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



失落的记忆

——回忆我的父亲赵殿举

赵 達 夫

一、

我是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中最小的一个。关于父亲解放前的情况，记得的很少。主要是听别人说过一些。一九六〇年，一次我到礼县去，遇到一个老汉同行。他知道了我是谁家以后，便说：“你爸是一个正直人啊，解放前专同贪官污吏作对，怜惜穷人。”他讲了父亲在东河坝大会上揭露马县长包庇坏人的事，讲了骂王汉杰，戳齐庸民，挡彭仁山、打杨万荣等事。这个人是一个农民，不知何以对这些事这么清楚。这一类事，听熟人讲到的情况就更多。

关于父亲，我记得的事中最早的便是跟着姐姐和二哥到街门背后（解放前巷道名）去给他送饭。一九四七年三月，北关泰山庙唱会戏。

有一个从国民党军队下来的医官叫杨万荣的领着一一些来县上接兵的人在妇女丛中窜来窜去。调戏妇女。我父亲指使北关几个青年把杨当场打了一顿。为此。伪政府以啸众闹事的罪名。判我父亲一年零九个月的徒刑。次年正月。我母亲去世。当时我大哥在安西。姐姐十四岁。二哥十二岁。我只五岁多。有些亲戚劝姐姐停学。父亲不同意。姐姐二哥上学后。家中只我一个人。姐姐一放学。便做饭。然后一起给父亲提去。回来后我们才吃。我每次到监狱那扇上面有一个七八寸见方的方洞的门扇前等着父亲来接饭时。便眼睛定定地打着那个方洞。等着在那里露出父亲慈祥的脸。有时我也盯着那个方孔想象着怎样把一个一岁左右的小孩从那个洞里穿出来穿进去。因为从我有记忆。便听人说。我父亲反对王汉杰。齐牖民借买纺纱机搜刮百姓。戳了齐牖民一刀子。王汉杰未抓到。把我母亲抓去了。那时我才一岁多。便一天几次从监狱门扇上的洞中穿进去喂奶。这个监狱中关过我祖母。关过我母亲。而我父亲那次已是第二次被关进去。

我们也曾进到监狱的里面院子去过。父亲腿上戴着镣。走起来哗啦哗啦响着。只是手上没有带什么。

民国三十九年腊月二十九日（一九四九年元月）父亲出狱。以前父亲对我们都很严厉。我常因为往炕上掉馍馍。被父亲睁大眼睛用指头在额上戳。因此。我们几个都害怕父亲。平时。不敢同父亲开玩笑。说闲话。自从我们都成了没有娘的孩子以后。他对我们十分温和。

干什么总是顺从着我们的意思。晚上常常买了大豆来。和我们在灯下弹碗豆。来陆掇（游戏），有时讲故事。或教他所作的诗。表现得很高兴。但是。我们半夜醒来时常看到父亲独自坐着。第二天眼睛红红的。他常常失眠。

一九四九年农七月。父亲把我们三个孩子寄到吕集寨我一个远房姑姑家。自己往天水去投奔革命。他在祁山堡遇到解放军某部王副团长。呈诗一首。并介绍了西和城内的情况。王副团长又将父亲介绍给政府工作人员张如陵。白云亭等。从此。便忙于为解放军搜集情报。作一些宣传开明人士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我们三个孩子开始在姑姑家住。后来另找了一间小房子。尽房檐着一个炕。进了门。也就是上了炕。房内连放一双鞋的地方也没有。这种设置当地叫“忙上炕”。后来又搬了一个地方。房子大。炕也大。但房子里黑乌乌的。地上又潮。地中就有老鼠洞。我感到害怕和难受。所以至今见了老鼠洞还心上发怵。当我们回到城里时。西和已经解放。至于父亲劝张孝友投降的事。是以后才听说的。

解放后父亲和其它六位老师共同筹办起解放后西和第一所中学。并教语文等课程。还兼事务主任。一九五〇年二月父亲到西北民主革命大学学习过一次。后来我们家搬到了中学家属院。那个院靠街的一排是县文化馆和县印刷厂（石印）。同院住的有范德铭老师和周效贤老师。潘惠民老师。李小白老师。姜锐老师。张浩月老师住在校外。

但常到家中来。不久就调来了鄢雨民副校长（校长是张如陵县长兼）。父亲有时一周上二十节课。加上改作文。开生活会。一天很忙。记得一次中午放学很久。还不见他回来。吃饭就等他一个。我找到一个教室里（第一院过道左侧靠西一间），里面空荡荡的。只他一个人在黑板上面画地图。他说：“下午有课。画出再回去不迟。”

一九五二年七月。父亲被开除职务。这年冬成分由小土地出租复查为地主。父亲在北门上摆菜蔬摊。记得一次武都专署赵专员（名希敏）到铺子里来。坐着同父亲谈了很久。父亲对一些事情作了解释。赵专员多所抚慰。说明组织上会正确处理。一九五三年西和县委在武都地委召开的会上汇报。对我父亲的结论是：“家庭成分是地主。本人参加工作在早。”但这个结论并未向本人正式宣布。我父亲定为地主分子。此后三十来年。政治上再未能抬起头来。

二、

父亲一九二六年二月加入国民军第一军。历任司书记、执法官、军法官。一九二八年认识到北伐的失败。于八月间离职考入开封无线电专科学校。刻苦学习现代自然科学和英语。以后。又曾赴天津无线电公司深研无线电机学。他是搞现代自然科学的。却对中国古代文史很感兴趣。这主要是小时打的基础。他对我们说：“你婆千辛万苦供我们读书。我们不敢不下功夫。”《诗经》、《四书》他全部能背。对《楚辞》、《后汉书》、《山海经》也比较熟。从我有记忆起。家

中就挂着一幅对联。

要使名驹试千里。

同驾飞鸿越九州。

上款书“子贤仁弟”，下款为“范振绪书”。范振绪是清末进士，靖远人。有《东雪草堂诗稿》等诗文集四种。为甘肃著名书法家、诗人。父亲在兰州、银川一段与之结识，成忘年交。范对我父亲的才气极为赞赏，因而书赠此联，把我父亲视为志同道合的知音。

一九五五年正月，我同父亲到武都去看我姐姐，第一站歇在河口（上洛峪）。父亲开玩笑说：“离武都还有二十里了”。我说：“哄人！”父亲说：“这里还有二十里到洛峪，洛峪才是真正的武都呢。武都有古今之分，明天我们算是从古武都往新武都走。”他给我讲了氐人杨氏建立仇池国的事，又说到形天的神话，并说他在上下洛峪跑过很多地方，了解过一些地方史迹，本来想写一篇东西，后来十灾八难，未得如愿。

我上中学的时候，在一本书中发现了他写的《陶靖节（读山海经诗）书后》（今改题《形天葬首仇池山说》）一文。父亲说到，张吉甫先生对此文极为赞赏，认为是“发前人所未发，实为石破天惊之论。”今天看来，此文从神话、历史地理入手，探讨仇池山在先秦古籍中的反映及氐族的来源，极具创见，也极具启发意义。张先生之语，并非溢美。

张吉甫名惠，住北关大巷道西头，在东头巷道口由其子开一染房。我们家在大巷道中段，老先生在巷道上下，碰见父亲，常常有所讨论，兴致很高。

一九三九年底，父亲游仇池山，有《仇池怀古》一首：

翠岫云高气势雄， 当年何处国无门。
天然楼榭久神运， 际会君臣搏海鲲。
古窟八峰文教在， 残城一岭武功存。
松风野语无穷意， 半碗村醪祭战魂。

以上一文一诗，便是父亲赋闲时留意于仇池国及氏杨历史，所仅存的文字。

父亲极赞汉末清议之士及范滂、赵壹、祢衡诸人的刚直敢言，而鄙薄张俭的为了逃命，牵连无数人送死和下狱，也常讲到谭嗣同，说谭有才气，有胆识，刚强正大，戊戌变法失败后让别人逃，自己留下就义。他的《仇池怀古》就是用的谭嗣同《寇亭》一诗的韵。俗说，

“秀才最怕十三元”（言其韵太窄），一般人作诗是不太用这个韵的。他过去常说的一句话：“汉子做事汉子当。”他给我们讲过章太炎把袁世凯颁发的奖章拴在旱烟杆子上作玩物，到总统府门上去骂袁世凯的事。对章的这个举动极为钦佩。

父亲爱作诗，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曾将解放前所作诗回忆录出一百多首，题之为《抗脏集》，取于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寓有同国民

党腐败政治斗争之纪录这一意思注内。其中有一九四七年春至一九四八年底作于狱中的诗三四十首。这本诗集大约父亲为省事宁心，使它化为了灰蝶。现在只有他在材料中所写，我所抄录及我们几个孩子所能记忆的共十余首。父亲之诗直抒胸臆，绝少雕凿，而大气磅礴，时有警策之语。古人曰：“文如其人。”此言不谬也。

父亲解职情况，有云因为曾与学生发生纠纷者。前两年间鄞县民老师，说是因为写了两个错字，学生提出来，发生争执。我不知道是两个什么字。托侄世凯了解，来信说，听姜锐老师讲，一个是在给毕业生的板报赠言中假设的“假”未加入人旁，写成了“段”，另一个不记得。此真所谓“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按《说文》：“段，借也。”段玉裁注：“此‘段’云‘借’也。然则凡假借当作此字。”前些时见到甘肃学者李恭（行之）关于方言的一部文校，凡假如、假借之字均作“段”。据此，则书“假”为“段”，何错之有。

父亲刚直敢言，宁折不弯，故一生多所困顿。他的倒楣，大约也是难免的。

三、

我上初小的时候父亲常辅导我的学习，让我写日记他改。以后由于心情的原因，很少过问。只是每学期完结，我都要照例把《通家书》交给他看。至上高三时仍是如此。

我爱看小学，爱写诗，父亲从不干涉。上初中的时候，我晚上在

灯下看《聊斋志异》。他也一直没有说什么。后来一位老邻居到家中来闲坐。看到我手里拿的书说道：“看《聊斋》不如读《古文观止》。”我问父亲时，他说：“《聊斋》的文字也相当好，姜老师他父亲就能背。不过开始学古文，还是《古文观止》适合些。”后来我读《古文观止》，有读错的地方，父亲偶尔听到，便给以纠正。如《李陵答苏武书》的“荣闻休畅”一句，“闻”字我开始读阳平，父亲指出应该读去声如“问”：“**駮臣教之**”，“教”我读去声，父亲指出应该读阴平，如“交”。他并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但并非出于李陵，乃是南北朝时阻隔在北方的文人如庾信一类人借以抒怀之作。当时我对此并不理解。现在想起来确实是知人诤世，洞悉文变之言。虽然前人也有疑之者，但信之者更多。父亲能跳出旧的藩篱，可见他读书善于深思。

此外，在平时生活中有些事情，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九五七年我考初中时，考完以后，总不放心。我听同学说过一个故事：一个人出外日久，妻子到拆字先生那里去问几时回来。拆字先生叫她写一个字，她不会写，便指着手里提的醋瓶子说，“醋字”。拆字先生据此算出她丈夫当在二十一日酉时回来。因“醋”字的右边为“昔”，是由“廿一日”三字组成，左边又正好是“酉”字。我觉得那实在是绝妙绝伦。所以，我也开玩笑地让父亲拆字算一下，父亲笑着说，“那你写个字吧！”我当时识得的字，两三千总是有的。与

哪一个字好，却一时没有了主意。仓卒间又想到那个“醋”字，便稍作变动，说道：“酸。”“酸醋的酸！”父亲写在纸上看了一会说：“第一，能考上；第二，成绩不错，但不是很好；第三，将来如遇到好老师，还可以成才。”我问：“根据什么？”他用笔尖指着纸上说：“‘酸’字的半边‘酉’，是‘西’字当中加一横，这便是‘西’中之‘一’，那么你应是‘西中之一’了。”当时西和中学简称“西中”，这个联系真是出人意外，我们都笑了。父亲接着说：“酸字的右旁是‘俊’字的一半，所以说你考的成绩是半俊——虽然不错，但不是很好。第三，‘俊’加‘人’字成‘俊’字，这不是遇人而俊吗？”虽然我对父亲意趣横生的解说心悦诚服，但还是要问难：“俊是说人长得漂亮，怎么能谈到学习上去？”父亲说：“这你就知道了，《说文解字》中说‘才过千人曰俊’，过去的俊士要考取，朱师傅就是俊士呢。”过了一个时期，我果然被录取了，据说成绩还在前几名，我们都说父亲算得灵。父亲说：“不过玩玩罢了，我从来就不信算卦那一套。”有人说：“那为什么说得那么准？”他说：“这是一个分析、估计的问题，根据他平时的学习情况，考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同时也不会考得太差，但是，要考到一、二名，也不可能，所以那‘半俊’解释起来就很灵活。关于第三点，那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更不必说了。”

一九六〇年前后，除夕晚上文化馆常常举行灯谜晚会，在我的怂恿下，父亲也去过一次，他猜中的“四书”、唐诗、聊目方面的不少。

记得有一个纸条上只一个“凡”字，打“四书”一句，父亲看了后说，“凤鸟不至！”他给我说，“这是《论语》中的一句，不过，‘凡’字打‘凤鸟不至’才贴切，‘凤’字是‘凡’字之中一个‘鸟’字（按此指繁体而言），‘凡’表声，‘鸟’表意，‘凤’字而鸟不至，则应为‘凡’，有些人在‘凡’字中写一个‘鸟’，乃是俗体。”

还有一个条上写着一个“者”字，打两个地名，我想“者”字加双耳旁则为“都”字，其中一个可能是成都，但另一个是什么猜不出，我把我的想法对他说了一下，他说，“安邑、成都”，我也恍然大悟，旧字典的部首就是双耳旁在左为“阜”，在右为“邑”，“安邑”为夏朝首都，也竟没有想起。

父亲情绪好的时候便有些令人解颐，发人神智的妙语，不过，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样的情形不多。

我小时，家里在衣架背后的柜上，靠南方山墙堆着很多书，大部分是线装古书，洋装的我二哥曾拿了夹植物标本，我上学以后，曾经趁大人不在的时候，专找前后有黄色防霉纸的，一册一册把防霉纸撕下来订成本子，后来大哥从中检出一套线装的《东周列国志》。

一九五七年家中的房子北关小学要当教室，我们往东门上搬时，还有大大的两火柴箱古书，不久便有各种运动，我想：将来如果要读这些东西，新出版的纸又好，字又清楚，又有标点注释，何等方便，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加上我二哥准备结婚，房子紧张，我便一背斗一

背斗，背到收购站全卖了废纸。当时我父亲不在家，回来后也未注意到。后来知道了，骂了很长时间，说其中的《诗经》是铜板书，还有什么什么书是某某年间印的，我心上还有些不服。一九七九年我在兰州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几种常用书借图书馆的很不方便，当时尚未开始影印或整理出版古籍，因而，托出差到北京、西安、上海等地的人，在古旧书店找，并寄钱往各处古旧书店，都未买到一本。我也托人在武都、西和等地查找，父亲的信上说，“只要找到，一定不惜重金买来。”但他打问了好些人，都未找到一本。后来宁世忠老师把他的两本五七年影印出版的《楚辞补注》寄给我，算是那次求书唯一所得。

我们家的那些古书，虽然即使我不卖掉，以后也难逃劫数，但那么早就断送在我的手里，使我无比悔恨。父亲为我找书时再未提起那件事，这更增加了我的内疚。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七日父亲去世后，有很多人的挽诗、挽联给他在解放前所作的贡献及光明磊落的一生作了崇高的评价，而其中一幅上写八字“耿直不阿，人文俱妙”，那后四句特别触发了我的悲痛的情绪。今天，党和政府能重新调查，落实我父亲的有关事情，肯定他为党和人民所作的好事，使我们有机会来回忆、收集和刊布他的遗诗、遗文，这是我们无比感激的。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11~